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三則 朝奉郎揮金倡霸

朝奉郎揮金倡霸自那日風雨忽來，凝陰不散，落落停停，約有十來日纔見青天爽朗。那個種豆的人家走到棚下一看，卻見豆藤驟長，枝葉蓬鬆，細細將苗頭一一理直，都順著繩子，聽他向上而去，葉下有許多蚊蟲，也一一搜剔乾淨。那些鄰舍人家都在門外張張望望，嘆道：『天色纔晴就有人在豆棚下等說古話哩，我們就去。』不多時就有許多坐下，卻不見那說故事的老者。眾人道：『此老胸中卻也有限，想是沒得說了，趁著天陰下雨，今日未必來也。』內中一人道：『我昨日在一舍親處聽得一個故事，倒也好聽，只怕今日說了，你們明日又要我說。我沒得說了，你們就要把今日說那老者的說著我也。』眾人道：『也不必拘，只要肚裡有的便說，如當日東坡學士無事在家，逢人便要問些新聞，說些鬼話，明知是人說的謊話，他也當著謊話聽。不過養得自家心境靈變，其實不在人的說話也。』那人遂接口道：『我正說的就是蘇東坡。他生在宋朝仁宗時，做了龍圖閣學士，自小聰明過人，凡觀古今書史，一目瞭然。看見時事紛更，權奸當道——如王安石「青苗」等事，也不嘗要把話譏刺他或做詩打動他。聰明尖酸處固自佔了先頭，那身家性命卻干係在九分九釐之上。倒不如嘿嘿癡癡、隨行逐隊依著仕路上畫個葫蘆，倒得個一路功名，前程遠大，順溜到底。可見蘇東坡只為這口不謹慎，受了許多波吒。一日在家暍頓無聊之極，卻向壁上題下一首詩來，說道：「人家生子要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。但願吾兒愚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」就是這四句詩也是譏嘲當道公卿的話，卻是老蘇的舊病，不在話下。後來又有個老先生於仕途上不肯通融，屢遭罷斥，看見那聰明伶俐的做了大官，佔了便宜，也向壁上學那東坡題下四句道：「只因資稟欠聰明，卻被衣冠誤此生。但願我兒伶且俐，鑽天驀地到公卿。」此一首詩似與坡公翻案，然而譏諷當道亦與坡老相同，只好當個戲言。難道人家生的兒子聰明伶俐就是好的不成？也有生來不聰不竣不伶不俐，起初看來是個泥團肉塊，後來交了時運，一朝發作起來，做了掀天揭地事業、拜將封侯的。譬如三國時有個孔文舉，年方十歲，隨著父親到洛陽任所。那時有個司隸校尉李元禮，極有名頭，大官府要去見他，無論本官尊重，那門吏也十分裝腔作勢，一時難得通報。

彼時文學乃十歲小兒，大模大樣持了通家稱呼的名帖，來到李府門上，說道：「我是李府通家。」門吏看見小小聰俊孩兒，即與通報。後來李公接見，問道：「足下與我那裡通家？」那孔文學不慌不忙，從容對道：「昔先人仲尼與尊公伯陽有師友相資之誼，在下與老先生就是奕世通家也。」許多賓客在座聽了，各各稱奇。彼時座中有個陳建，最後方來，李元禮將此言說與陳建，陳建便道：「小時雖則聰明，無不了了，大來未必果佳。」文學應聲說道：「看來老丈小時定是聰明，無不了了的了。」滿座之人俱各笑將起來，稱道：「如此聰明，異日不知至何地位！」那知這張利嘴人人忌刻，後因父親朋黨之禍，畢竟剪草除根了。

可見小時聰明太露，乃是第一不妙的事。」如今再說一個小時懵懵懂懂，後來做出極大的功業，封了極大的爵位，纔是奇哩！此人出在隋末唐初，正當四海鼎沸之際，姓汪名華。初時無名，只有小字興哥。祖居新安郡——如今叫做徽州府——績溪縣樂義鄉居祝彼處富家甚多，先朝有幾個財主，助餉十萬，朝廷封他為朝奉郎，故此相敬，俱稱朝奉。

卻說汪華未生時節，父親汪彥是個世代老實百姓，十五六歲跟了夥計學習江湖販賣生意。徽州風俗，原世樸實，往往來來只是布衣草履，徒步肩挑，真個是一文不捨，一文不用。做到十餘年，刻苦艱辛，也就積攢了數千兩本錢。到了五旬前後，把家資打總盤算，不覺有了二十餘萬，大小夥計就有百十餘人。

算帳完了，始初喜喜歡歡，舉杯把盞，飲至半酣，忽然淚下。

眾夥計問其原故，那汪彥道：「我也不為著別的，只因向日無子，從南海普陀洛迦山求得一子，叫名興哥。看來面方耳大，也成個人形，其如呆呆癡癡，到了十五歲，格格喇喇指天劃地，一句說話也不明白，卻似啞子一般。遇著飲食，不論多少，好像肚內有熱爐熱灶，無有不納，豈不是個焦員外的令郎、胡永兒的丈夫？雖掙了潑天傢俬，也是一盤暗帳。」說畢便淒淒慘慘、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夥計中有那當心的上前勸慰寬心，有勸到揚州、蘇州再娶一妾，另生幾個好的；有拿酒復來相勸，猜拳行令的，都也不在話下。臨了來有個老成的夥計，走近前來，說道：「老朝奉，不消著忙，明年小主十六歲了。徽州俗例，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學做生意。我看小主雖則不大言語，心中也還有靈機，面貌上也有些福氣，不若撥出多少本錢，待我幫他出門學學乖，待他歷歷幾年就不難了。」一面就與興哥說知，興哥也就把頭點了幾點。眾夥計盡道：「小朝奉心裡是明白的，不難！不難！」俱各散訖。」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，眾夥計會同拜年吃酒，中間老成的夥計也就說起小朝奉生意的事。

汪彥道：「他年小性癡，且把三千兩到下路開個小典，教他坐在那裡看看罷了。」約定二月起身。

言之未已，那興哥斯斯文文立起身來，卻明明白白說道：「我偌大傢俬，唯我一個承載，怎麼止把三千兩與我，就要叫找出門？卻是不夠！」眾盡駭異。連那老朝奉聽了也不覺快活起來，接口連聲說道：「果然奇了，也說的話公然不差！想是福至心靈了。」滿堂人俱各稱羨，只待二月初頭整備行李，拜別父母起身。汪彥占卜得往平江路去好。那平江是個貨物馬頭，市井熱鬧，人煙湊集，開典鋪的甚多，那三千兩那裡得夠？

興哥開口說：「須得萬金方行，不然我依舊閉著口，坐在家裡。」那老朝奉也道：「他說得有理。」就湊足了一萬兩。未免照例備了些醃菜乾、豬油罐、炒豆瓶子，歡歡喜喜出了門。那老夥計已預先託人把鋪面房屋、招牌、架子、家夥什物俱已停當，揀了黃道吉日開張，掛得一面招牌。就有一个人拿著十個盒子進來，說道：「賀喜！賀喜！願小朝奉開典鋪，就趁了十對盒利錢，權且當銀十兩做個采頭。」小朝奉聽見說得快活，他道：「我也不要你的盒子，送你二十兩，酬你這個好意。」那夥計道：「小朝奉不可聽他！這是從來市井光棍打抽豐、討采頭，都是套子，不可與他！」小朝奉道：「第一次也讓我一個順利。」夥計就閉口了。不多時，又見一伙衣冠濟楚，捧著表禮走將進來，看名帖上整齊數來四十位，道是上下排鄰，聞得朝奉開當，各人備了一兩分資外，又添出五分，備了花紅糕酒，都來賀喜。

那夥計們少不得請出興哥來做主人，眾鄰舍俱各唱喏稱賀，分賓坐了，奉茶而別。興哥回轉身，欣欣喜喜，對眾夥計道：「怪不得老朝奉卜得此地開典好，就是這鄰舍高情卻難得的。」一面就把那封的分資扯開兩個，眾夥計上前把手按住道：「這是套禮，收不得的。過日備戲設席請他後就返璧了。」興哥道：「方纔二十兩出門，今就有四十兩進門，就是對合利錢佳兆，如何方纔當盒子的不要賞他！」說畢，仍舊把眾分一卷拿了進去。急得眾夥計沒些布擺，只是叫苦。少刻，喚一個小郎進去，興哥打開銀庫，揀出十兩一錠的銀子，齊齊整整封作四十封，一面換了衣服，備了名帖，走出鋪中，說：「我如今要答拜了。」眾道：「四十封銀為何？」興哥道：「陌生所在，難得他們盛意，備禮答他。」眾夥計道：「只消費二十兩一席戲足夠了，如何要這許多？」興哥道：「你們只曉得小家子局面，既在他地方開鋪賺錢，就要結識地鄰，日後有些事情也得便宜。自古道，他敬我一尺，我敬他一丈。這十兩頭也只照歷來規例，亦未見得從厚。」言畢徑出門去，各家一一送了。那些鄰舍個個喜歡，人人快活，稱道：「小朝奉是個大方。」那些夥計齊齊嘆氣跌腳，只好付之無可奈何。興哥拜完客，回到鋪中坐著，忽見一人牽著匹馬進門道：「在下是個馬販子，販了二十匹馬來，馬價都是百金一匹的。遇著行情遲鈍，眾馬嗷嗷，只得將一匹來寶鋪，當五十兩買料。賣出依舊加利奉贖。」興哥心中愛著駿馬，一眼看了就笑起來，那夥計道：「開口貨從來不當，出去！出去！」興哥道：「省會地面馬也是要用的，若不當與他，那四十九匹都餓死了，豈不可憐！」說畢就進裡邊去。那夥計越發回他，那馬販踟躕半晌，只要候小朝奉出來討個下落。那知不多時，興哥捧出元寶兩錠，就招馬販進中門遞與他。馬販說：「當一錠夠了。」興哥說：「你辛苦來此，須要趁錢方好。如何百金的價止當五十兩？卻不折了本麼。快去！快去！」那馬販倒地四拜，稱謝恩主而去。眾夥計尚自不知，興哥又到鋪內坐定。又見一個窮人手拿鐵鍋一隻，夥計上帳當去三錢。纔出門去，興哥把頭一側，想道：「這個窮人家裡不過一隻鍋子，將來當了，老婆在家如何煮飯？三錢銀值得麼？」便走出鋪來，提了鍋子出門就上了馬，一溜煙追去。畢竟尋著那個窮人還了他去。

鋪中眾人沸沸的說起方纔當馬之事，又吃了一驚，只等興哥回，大白日裡就把當門關上，接著興哥到廳上。眾夥計一齊依次坐下，老夥計道：「小主人，你從幼未經出門，你的身命干係都在我們身上，就是一萬兩本錢也是在老朝奉面前包定加三利息來的。纔得一二日，如此顛顛倒倒，本錢倒失去了一大塊，將來怎麼算帳？」興哥道：「不難，不難。若說加三利息，你們眾人就提了三千兩去，餘下本錢聽我發揮罷了。你們眾夥計舊規俱已曉得，不過以舊抵新，移遠作近，在日用使費上扣刻些須，當官幫貼中開些虛帳，出入等頭銀水外過克一分，掛失票、留月分、出當包、討些酒錢，就是你們伎倆，這都不在我心上。你們要去就去，難道我迷失了路頭不成？」眾人被他數落，頓口無言。那老者諒來不可挽回，同眾人備細寫了稟帖，第二日就回徽州報信去了。興哥看見老者去了，心中不覺又鬆了一鬆。不久傳聞出去，那些鄰舍也都裝了套子，或有說官司連累、急急去救父母的，或有說錢糧拖欠、即刻去比卯救家屬的，或有說父母疾病臨危、要去調治結果的，或有說修蓋廟宇、砌造橋樑，一時工錢要緊的。興哥一一都不要當頭，悉如來願，應手給散去了。不一月間，那一萬兩金錢俱化作莊周蝴蝶。正要尋同鄉親戚寫個會稟接來應手，那老朝奉風快的到來，進門前後一看，叫屈連聲，揪著興哥就打。興哥只是嘻嘻笑道：「人若不把錢財散去，老朝奉在家只消半間草屋，幾件布衣，數擔粗米，一罐豬油，就夠一生受用，何必艱難險阻，一一搬到土窖中藏著，有何享用？」老朝奉聽了又氣又惱，晚年止得此子，也無可奈何。次日即收拾行李，退還房屋，一伙回家去了。就把興哥關閉一室，不許在外應酬。」不覺過了四五個月，不知那裡尋得五千青蚨，把家中做生意的夥計都送一百文，按月要收二百文。眾人在他門下也就胡亂送些與他，不半年也就積起三萬上下。老朝奉知道，說「此子如今曉得生放利錢，比當初大不相同。」興哥只做不知，終日在私下盤放錢債。老朝奉一日道：「你既知積財當積的，何不再拿一萬出門去？」興哥道：「前番一萬胡亂散去，如今卻要多些，刻苦翻轉那一萬本來纔好。」老朝奉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問道：「依舊開當罷？」興哥道：「典鋪如今開的多了，不去做他。須得五萬之數，或進京販賣金珠，或江西澆造瓷器，或買福建海板，或置淮揚鹽引，相機而行，隨我活變。再不像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做的故事也！」老朝奉聽了，爽快就兌下五萬兩，選下八個家人，仔細包包裹裹，共有三十擔行李。興哥依舊騎著那馬，瀟灑瀟灑起身，同管家在路上商量得明州曬白養生意絕好，徑往明州進發。

訪得浮橋外下塘街有幾家大財主經紀，可以安身，就在他家住下，安頓行李。那知這曬養生意三月中方得通行，興哥卻早到半月。下處甚是寂寞，帶了幾個家人且到洛迦山遊玩數日。一者進香，再者觀海，亦是暢事。那山上清淨道場並無俗客。次日單身步月而行，不覺信步一直到那釣鼈磯上，對著汪洋大海盤膝而坐。月色正中，海氣逼得衣袂生涼。正待回步，忽見磯邊樹林影裡走出一人來，興哥也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依舊坐下。

那人將到面前，興哥看見，唬了一跳。看那人時，生得好生怪異：只見兩隻突眼，一部落腮。兩鬢蓬鬆，宛似鍾馗下界；雙眉倒豎，猶如羅漢西來。雄糾糾難束纏的氣岸，分明戲海神龍；意悠悠沒投奔的精神，逼肖失林餓虎。

興哥上前將欲迎他，他卻高足闊步，全不相照，竟靠在一塊凌空奇峭石崖嘴上，大叫一聲道：「老天，難道我老劉就罷了不成？安得五萬金，成我一天大事也！」興哥聽見說得奇異，上前問道：「君家於此地要這五萬兩何用？」那漢把眼一橫道：「乳臭小子，那知我事！」興哥道：「我非乳臭，足下亦不免為田舍翁。看得五萬金恁難得也。」那漢一聞此言，便回身下拜道：「我誠小人，不識君家何以應我。倘能周旋，明年此月此日，仍納於此地。還君十萬，不食言也。」興哥道：「去此不遠，我當為君謀之。」即相拉下船，隨從約有十五六人，一徑回到下處。請出主人，喚小郎們搬出行李，將五萬兩一一交付那漢收去。那漢道：「足下此馬無甚用處，一併付我馳去，異日仍以此馬還君。」興哥連忙解轡送他。兩人拱手而別，並無他言。

主人與小郎在側看了，心目俱呆，不知甚麼來歷。

主人只道是洋裡捕魚客人或是沿海衛所經紀，也都只在那曬養的生意上作想。問道：「此君何姓何名？住居何處？」興哥道：「我也不知。」即便叫小郎們收拾回去。小郎道：「官人此來為何？」興哥道：「此番生意對本利錢，甚是省力爽快。」小郎也只得隨口含糊謝別主人，依著舊路回去。總來不及兩月，已到家裡。老朝奉問道：「甚麼生意回身得快？」且見行李輕鬆，吃了一驚。興哥道：「對年對月對本利錢，也是順利的了。」老朝奉仔細問其下落，並無一字回答。問及小郎，那小郎拿指頭指著道：「只去問他，我們一毫不知。」那老朝奉急得心躁，興哥且自意氣揚揚，指著前邊該造大廳，指著後邊該造大園，不癡不顛，說來的都是迂闊之論。老朝奉揪發亂打，興哥嘻嘻道：「不要難為了十萬貫的財主，且自耐煩到了明年此時，若無本利到家再吵再鬧也未遲哩。」老朝奉只索忍氣吞聲，且自排遣過去。」不覺倏忽已到次年二月初邊，老朝奉便要催他起身，興哥道：「不消早去，只要此月、此日、此夜到那此地便了。」果然俟到邊際，興哥束裝前往。先一日已到彼處，暫借僧房歇下。到那晚上，依舊單身坐在釣鼈磯上。黃昏已過，二更悄然，將及三更，那樹影裡果見一人大踏步走上磯來，叫道：「思兄何在？」興哥向前相見，把臂道：「真信人也！去年所事如何？」那漢道：「多承恩兄慷慨施助，將這五萬銀子即在沿海地方分頭糴得糧食，接濟六郡義師，方無脫巾之變。幸叨天庇，自去年四月起兵，所到之處，猶如破竹。今總計之，閩粵以及浙西已得三十郡縣，那海中倭夷島寇歸併百十餘處，令海中所稱海東天子劉琮即弟也。去年潛身上普陀窺探，亦因營中缺乏糧食，欲向洛迦僧房借些佈施，不料大大叢林也就荒涼這個模樣。敢問恩兄高姓大名？」興哥道：「山野鄙人，毫無施展，留此姓名為何？」劉琮道：「一言相許，五萬銜恩，屍以祝之，猶難為報。何姓名之見吝也？」興哥遂將姓名、住居一一道破。不料從旁扈從的人早已聞報，一面將十萬金錢差人送至徽州汪宅去矣。興哥一些不知，這是後話未題。且說劉琮邀了興哥，搬了行李，到得河口，艤舟相待。不一時間，到了大港，卻有數十彩鷁鱗次而集，旗幟中央，就有許多披甲荷戈的，整齊環列。

劉琮扶了興哥過船，便令發鑼鳴金，掛帆理幟，出洋而去。未及五更，大洋中數萬艘巨艦，桅燈炮火震地驚天，到了大船即喚出許多宮妝姬嬪，匍伏艙板之上，齊稱恩主，不減山呼。

興哥也不自覺，如在雲夢之際。一面開筵設席，極盡水陸珍饈；一面列伍排營，曲盡威嚴陣勢。異方音樂，隊隊爭先；海外奇珍，時時奏獻。興哥整整住了十餘日，即欲辭歸。那劉琮苦苦相留，情難被決，心知興哥不能再住，一邊備了船隻，逐程相送；一邊捧出蓋世奇寶，舉以相贈。興哥眼也不看，一概固辭。劉琮道：「此非酬報恩兄之物，聊伸萬一之敬。今既不受，弟有錦囊三個，異日要緊之際開看便得。此時未可預洩其機也。」興哥再拜，受之而別。一路歸家，也不知劉琮將錢十萬早已送到家下，不題老朝奉喜得不得了。」且說興哥依舊瀟瀟散散而回。老朝奉聞得興哥回來，舉家迎接。一門勢利都來道喜。興哥心已知之，絕不露一毫於顏色。

那些積年夥計俱來備席接風，興哥也一家不領，每人卻送青蚨五萬文，以償日來相與之意。卻在後園造起百尺高臺，做那觀星望氣的勾當。耳邊廂聽得道路傳聞，說海東天子佔了某州某縣，漸漸逼近徽州，人頭上荒荒亂亂，俱作逃竄之計。興哥道：「此時事勢已急。」開一錦囊看時，如此如此。彼時隋朝既滅，唐主登基。興哥即便具了一道章疏投在節度使李旻衙門，求其代為申奏。自認團練義兵三千，不費朝廷一文一粒，保障一方，直待平定之後方受朝廷封賞。李旻度正在求賢枯渴之際，得此一疏，即便轉奏，奉了唐皇新旨，暫授南路總管之職，聽其便宜行事。興哥整師振旅，即使起行，駐師溫、睦之間。那些倭夷島寇不奉正朔，聽得義師初集，即便整兵秣馬，一擁前來，把那興哥全營密密層層圍得鐵桶相似。正在危急，再拆一個錦囊看時，他便營中立起十丈高竿一面黃旗，上書「海東十三路水陸全師都總管汪」。外邊這些島夷看見旗號，許多頭領即便把旗從左一招，兵分四路，左右前後屯扎住了。不多時西南角上一隊兵馬約有百十餘人，牽著白馬一匹，飛星相似，直奔前來。一人口稱「奉海東天子命令，特送白馬奉還恩主汪老爺的」。營中接應報去，即令先鋒出來接了來書，驗看明白，果是當初之馬。此馬渾身雪白，背上前後卻有黑斑二十四點，喚名葡萄雪，乃是一匹龍馬。始初當在鋪中，興哥原是愛上他的，卻叫不出他的名色。自從劉琮借去，一到海濱如魚得水，劉琮騎了他，到處成功。海東一帶地方都認得一條白龍現世，不但人人畏懼，就是萬馬見了亦個個攆蹄委鼠，無不懾服他的。

興哥騎了此馬，那沿海地方都認做劉老爺領兵到來，處處擺圍迎接，俱應慇懃，不煩一矢，俱已貼然歸順。始初止得義兵三

千，不及一載已就招徠有五萬之眾。俱是劉琮有令在先，要讓漳南十鎮報他做個絕世奇功。不料第三年間，天時亢旱，師次建南，米價騰湧，至六兩一擔。人民洶洶，軍士嗷嗷，朝暮將有不測之變。興哥心急，又將一個錦囊拆看，卻也正為此著。

即傳令沿海烽臺俱將白帶號旗掛起。海上哨探小卒不日報知劉琮，即便傳令速備糧米五百萬石，沿海前來接濟。軍民歡聲振地，一路太平。兵馬已抵漳南大鎮，建牙開府，大布雄威。節度藩鎮屢屢奏有奇功，不時頒有欽賞，官爵加封至吳國公，袞衣玉帶，賜尚方劍，便宜行事，不啻天子行為。正在熱鬧之際，一日劉琮連宗千號，直進南海小洋，要與吳國公相會。吳國公開營列隊，倍加整肅威嚴，一如前日劉琮相見故事。酒至三巡，劉琮即問：「恩兄自前歲出山，聞得尚未娶有尊嫂。若不相棄，舍妹年已及笄，情願送來，以備箕帚。」吳國公見說，遜謝不敢。劉琮決意再三，吳國公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在家入告父母，身在海外當奏明朝廷方敢應允。但弟又有一說，既與吾兄結為姻親，方今聖天子正位之初，四海聞風向化。吾兄與其寄身海外，孰若歸奉王朔？在內不失純臣之節，在外不損薄海之威。」

朝廷不疑，海邦安枕，此亦立身揚名之大節也。」劉琮連聲允諾。即日齊集兩邊營內頭目，設備太牢大禮，歃血盟心，一面賚修降表，一面保奏投誠。此時正是大唐武德四年，天子御覽奏章，龍顏大喜，特旨差內翰官一員沿海宣揚德化，大頒欽賞，進爵封為越王，賜名汪華，命欽天監擇日完姻。劉氏封為安海郡君，金書鐵券世襲王爵，追封五世。劉琮賜爵為平海王，永鎮海東。汪劉兩家世世婚姻不絕，直終唐代，克盡臣節，以為千秋美談。」眾人道：『今日這位朋友說這故事，更比尋常好聽。不意豆棚之下卻又添了一位談今說古、有意思的人也。』

那人道：『在下幼年不曾讀書，也是道聽途說。遠年故事，其間朝代、官銜、地名、稱呼，不過隨口揪著，只要一時大家耳朵裡轟轟的好聽，若比那尋了幾個難字、一一盤駁鄉館先生，明日便不敢來奉教了。』眾人道：『太謙，太謙！尊兄口比懸河，言同勒石，胸中必多異聞異見，正要拱聽。』各各稱謝而去。

總評讀此一則者，不可將愚魯、伶俐錯會意了，就把汪興哥看作兩載人。其所以呆癡啞巴，萬金散盡，正其所以保五州、封越國根基作用也。天下奇材大俠，胸徹萬有，心中具不可窺測之思，觀人出尋常百倍之眼。一言一動，色色不欲猶人，況區區守錢之虜、賣菜之傭，錙銖討好，尤其所鄙薄而誹笑之也久矣。如隋末兵亂，世事可知，不能為唐太宗，則為錢武肅。

若虬髯海外，又是一著妙棋，彼固不屑為北面事人之輩者也。

處此亂世，倘不克藏身，露出奇材大俠，非惟無可見長，抑且招禍。即五代歙人汪臺符，博學能文章。

徐知誥出鎮建業，臺符上書陳利病，知誥奇之，宋齊丘嫉其纔，遣人誘臺符痛飲，推石城蚶皮磯下而死。此不能呆癡啞巴之驗也。篇中摹寫興哥舉動，極豪興、極快心之事，俱庸俗人所為憂愁嘆息焉者。孰知汪君等算然，掀天揭地，已如龜卜而燭照之矣。錦囊一段波瀾，固是著書人寬展機法耳。此則該演一部傳奇，以開世人盲眼，當拭目俟之。